

第一課

在神的學校中

我們不但不逃避這世界，並且神還把我們安置在這世界中，這是何等的權利！「祢怎樣差我到世上，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上。」這是何等的一句話，教會是主耶穌的繼續，是神安置在撒但領域中神聖的殖民地。

——《不要愛世界》·倪柝聲

世界上有一所憂傷的學校，是試煉與逼迫的學校，那些未曾在這學校完滿結業的人，不能對教會有很大的幫助。

——戴德生 (James Hudson Taylor)

在醫院的候診室，長檯上坐著悽慘、絕望、滿懷隱衷的病婦、東張西望的男病人和拘謹的孩童，他們一個跟一個上前去，細訴他們的問題；臉上的表情，抑制著的聲調，心中最深處的恐懼欲吐還休。也有些懷著新的希望徐徐離去。

十七歲的我，生辰快到了，就像一般的年輕人一樣，我憧憬著將來成為一位醫生，包紮傷口、配藥、安慰人、行醫治病。

「告訴我痛楚在哪兒？」

靠著神的能力，在一個共產國家之中，在自己俊美的國土上，作一個醫生……有這樣的可能嗎？

作為一個普通的中國女孩子，想步世界上第一位女醫生伊利沙伯·布萊克衛（Elizabeth Blackwell）的後塵，她曾克服別人難以置信的敵視態度，終於取得行醫的資格。

「女醫生？」他們曾經這樣的嗤笑她，「大概男人也可以作母親吧？」

「一個女醫生，真是聞所未聞的事。」

為著習醫，她曾投考二十九家美國醫學院；而當日在上海，卻有一扇為我敞開的門。一九五三年九月的一個日子，我按捺著心頭的喜悅，寫了下面一封信給在香港的大哥明理：

「昨天發榜了，我分配在第一志願、第一

學校——『上海第一醫學院』。醫學系，專修科，是二年半畢業，學小兒科。我沒想到我會分配在專修科，因為我喜歡讀本科（五年畢業）。學本科，要甚麼專業都學習，內科、外科等。而學專科，只學一科就夠了；我是讀小兒科的，二年半後我就是醫生了，你看快吧！這幾天，你可想像我在心急地等待發榜，我完全仰望主的帶領，知道祂要按照祂最高的旨意帶領我；沒有神的保證，我早發瘋了。我沒想到一定會分在第一志願，因為第一志願，分數要特別高，而且『上醫』是全國最好的醫學院，考的人很多。我不能說因為我考得好所以應得這結果，我真是不能想像，但是我肯定你跟爸爸一定會為我高興。」

「我不知道在甚麼時候要遷進學院去，但我會先告訴你。我很需要禱告使自己保持謙卑。」

兩週後我在信中說三天後我將往學院辦理註冊：

「一切費用，完全由國家供給，除了衣著和自己需要購買的參考書外，就沒有甚麼用項了。我想開學以後，幾本重要課程的書籍和參考書，自己買一下，看起來較為方便，

不過也很貴，若可能的話就不買。我覺得在上海需要錢的地方太多了，在家跟媽媽一起時，我卻只需用很少的錢。比較過去兩個月我在上海的生活，我現在所需的費用不大。

「關於我們被錄取讀較短的專科一事，政府向我們保證說我們若願意讀這一科，將來便有機會攻讀溫習性的課程（Refresher Course），我祈求神加給我力量，使我在攻讀這個極緊迫的課程時，能夠領悟一切所需要領悟的，相信你在禱告裏不會忘記我的。爸爸身體怎樣？最近好嗎？替我問候，不再寫信了。」

「我包紮了傷口，」一個很有智慧的外科醫生曾經說：「但是神使傷口痊癒。」

我就是這樣憧憬著自己的未來。來中國宣教的醫生和護士率先來華創辦醫院和診所，訓練數以千計的護士和素質優良的醫生，樹立了醫療和衛生最高尚的標準。一九三〇年時，全中國的十三間醫學院中，便有八間是宣教士的機構，其中每一間都蘊藏著神與人和諧的合作。

一九四九年共產革命成功，新中國建立後，宣教士們包括醫生都被辭退，對其中一部分人來說，乃是一條漫長歸家的路。

當時在中國剩下來的醫生，為數略多於一萬二千人。結果，每年因為傳染病或寄生蟲疾病死亡的中國人達四百萬，他們絕少有機會能接受專門性的治療。有些人家一生從未見過一個醫生；有些孕婦從未接受檢驗；有些兒童在成長時期，在遠可以避免的情形下，變成殘廢。

毛澤東的偉大理想，是要建立一隊中國醫生，給他們專業的訓練，然後遣派他們到全中國四百萬方哩的每一個角落去，以便每一個中國人，不論他居住在怎樣偏僻的地方，不論他的收入怎樣微薄，都能有看醫生的機會。按照他本來的計劃，是要以西方醫學為本，再加上傳統的中國醫學，草藥和針灸等醫術。

我將進入的「上海第一醫學院」，其原有的設備是只為訓練四百名醫生用的，但現在卻一下子收容了二千名醫學生。

我對於自己被選上攻讀較短的專科課程，真是感到失望。但當我到學院註冊的那一天，一個奇迹出現了，我在信中這樣說：

「……告訴你最使人興奮的消息，就是我本來被錄取在『上醫』專修科的，改為醫本科了，是五年制的，你說開心吧？我簡直有說不出的高興，神是那麼恩待我呢！這是我

最後的一個希望，他都給我成全了，我實在不配。」

我所讀的課程是一般醫學院所設的普通科目，包括解剖學、生理學、物理學、化學、生物化學、細菌學、微生物學、動物學；此外，並有一般性的臨牀診斷，其重點是根據每一個學生所專修的科目而定。

我將要使自己的夢想變成事實，學習怎樣診斷、開藥方、施手術、接生，並在緊急情形下，沈著應付。在未上第一課時，筆記本還是空白的，我已經憧憬著自己怎樣使用聽診器、藥丸、夾板、綑帶、一樽樽的藥水；但在這甜蜜的美夢後面，卻存在一些恐懼。

我是個信奉基督的女孩子，父親是牧師，因開罪了共產黨而被放逐，但是我並沒有喪失甚麼權益，反而在神安排的各種環境配合下，成為一個醫科學生。本來我很可能被送進勞改營中，飽嘗喪失家園、飢餓、被禁錮在戒備森嚴的牢房中之苦的。

「神啊，求祢保守我單純的心志。」我祈求神，心中想到那些在這新生國家中，因而面臨喪失家業、威迫、暴力，而放棄了自己信仰的人。「求祢使我配為祢的名在學院中作見證，求祢作我的神，就像祢是父親的神一般。」

音樂原是最喜愛的學科，也是我希望能成為終身事業的，但是共產黨政府卻要我選擇醫科，我以為神是會贊同的，神的風（靈）隨己意吹，把我帶到上海來，一切發生在我身上的事都不是偶然的。

註冊的日子到了，我參觀了那一塵不染的演講廳、實驗室、宏偉的膳堂、圖書館、辦公室。磚匠、泥水匠、秩序井然的非熟練工人，正在完成宿舍及課室的最後工程。

上海的天氣素來是那麼潮濕和令人感到不舒暢，跟我在華北的家鄉完全兩樣，但是現在已到秋天，涼快舒服得多了。樹葉的顏色在改變，也慢慢地脫落，我收拾好僅有的幾件衣服，就像當時的人一樣，隨身帶很少行李。我再寫了一封信給哥哥：

「學院四周的環境十分優美，前身是『上海國立醫學院』，是在一九二七年成立的，宿舍離這裏只有五分鐘路程，每間房可容十四人，睡的是雙格睡鋪。我在明天遷進去了。我被派專攻小兒科，請為我禱告，使我不單為作醫生而準備自己，也能經過這五年的訓練，有一天證明神在我身上的恩典。

「我不能把祂對我的愛形容於萬一，當我

寫這封信時我一想到這件事便啞口無言。我沒有擁有甚麼或作過甚麼事，值得神恩典的保證，我需要你禱告的支持，使我不致跌倒，在人的眼中，作醫生是十分光榮的事，但是我早已感到撒但用很巧妙的方法，把驕傲放在我的心中。

但願我無論受到怎樣大的引誘，都不會因地上的名利而丟棄了神。」

我關了燈，想到自己將是全班中年紀最小的女孩子，在新中國，將留下一個小小的紀錄。從前在家中的日子，我一直得到家庭和教會的保護，成為我堅強的後盾；但是我不能停留在孩提的時代，雖然家庭和教會曾是我的力量，但現在相隔幾千哩，我只有直接的仰望神。

雖然我不能完全明白，但是毛澤東的雄心，卻是要那些受到特殊待遇的醫科學生，一方面學習醫學知識，一方面又要像病人吞服藥丸般把共產主義吞服進肚子裏，他所憑藉的是游說，不是武力，「風吹草自低」。

在舊約時，人們這樣問但以理說：「你所事奉的神能拯救你嗎？」雖然那時我還是個不足二十歲的少女，但是我懷疑我在神的學校中，已被升至較成長的班級，我正離開那得到蔭庇的初級

學校，進入一個更嚴峻的地方，在那裏的敵人是極可怕的。

我並不尋求輝煌的勝利，我只想有機會靜靜地證明神的豐足。「我的心哪！」詩人說：「你當默默無聲，專等候神！因為我的盼望是從祂而來。惟獨祂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祂是我的高臺，我必不動搖。……我的拯救，我的榮耀，都在乎神，我力量的磐石，我的避難所，都在乎神。」（詩六十二）。

在課室、實驗室、宿舍、病房——惟獨神是我的拯救。明天、後天，如果我不倚靠神，我將遭挫折，受打擊。

今天，我以感恩的心回顧那幾天的變遷，我曾經犯錯，遇到不幸，也流過淚，每當我將失去自由時，我便會在睡眠中受到惡夢的侵擾，我曾經在整整的一年中，為著自己的前途苦惱，明天我會身在何處呢？下星期又怎樣呢？我們一家人是否有重聚的一天呢？

那些日子裏雖也有趣事和笑聲，卻絕少開玩笑。曾試過有這樣沈痛的一天，經多個小時的疲勞問訊後，我這樣問：「神啊！只要我心中相信祢，口裏卻不說出來，不也是一樣嗎？我若不認祢的名，祢能體諒我嗎？」

我曾被監禁了好幾天，後來竟然違背管制，

自行開門跑到操場去，外面下著雨，我完全失去了恐懼之心，我想那時我瘋了。

「神啊！祢在哪裏？」我在黑夜中高聲的呼叫，「祢不再顧念我了嗎？」我全不覺得正在下雨。

祂很快來到我身旁。

「妳應該知道，」神低聲說：「妳曾經歷過我的同在，別人可以懷疑，你卻不應該這樣。」

又一個新的黎明開始，我得著了安慰。

朋友鼓勵我把這些在上海時從神的學校中學到的功課與別人分享，然而我是個靈性軟弱的人，不是領袖之才，也不是能啟發人、激勵人的強人；我僅是個微不足道的基督徒，卻有偉大的神同在，用倪柝聲的話，我是「在撒但境界中神所建立佔用的神聖領地。」



在紅旗下

一個青年基督徒的學習

God's School in Red China

原名

熔爐

作者

王光霞 Mary Wang

譯者

中天

再版訂正

王明理

責任編輯

何敏璇

裝幀設計

石依恒



出版/發行

基道出版社

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號高騰工業中心1011室

LOGOS PUBLISHERS

Unit 1011, Fo Tan Ind. Centre, 26 Au Pui Wan St., Shatin, Hong Kong

電話：2687-0331 傳真：(852) 2687-0281

網址：<http://www.logoslink.org.hk>

澳洲總代理

基道書樓LOGOS BOOK HOUSE

4 Tooronga Terrace, Beverly Hills 2209, N.S.W., Australia

電話：(612) 9554-3631



版權所有 • 請勿翻印

© 基道出版社有限公司

12/80初版 3/00修訂版

Cat. No. LP816

ISBN 962-457-164-3

Original Edition "God's School in Red China"

Chinese Edition © 1980 by Logos Publishers Ltd.

© 2000 by Logos Publishers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Printed in Hong Kong

©1980 by Logos Publishers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從認信

基督的那一
刻，你已經正式
走進這所信心的學
校。

多年前，她——一個
年青的基督徒醫科生，為
自己的理想而奮鬥。在芸
芸信徒中，寫下了這段動
人心弦的故事。

在紅旗下，她認真地
活著。原來，要在眾人前
承認基督；向人傳講這位救
世主；擁有靈裏的摯友，在當
時並不是想當然的。

雖然這是一段發生在多年前的
個人故事，然而，女主人翁的親身
經歷和學習，對今日的信徒來說，
依舊是歷久彌新的。

031115

基督書樓

\$ 38.

Cat. No. LP816

ISBN 962-457-164-3



9 789624 571646